長春真人西遊記

元 (真常子) 李志常

長春真人西遊記卷上

父師真人長春子，姓丘氏，名處機，字通密，登州棲霞人。未冠出家，師事重陽真人。而住磻溪、龍門十有三年，真積力久，學道乃成。暮年，還海上。戊寅之前，師在登州，河南屢欲遣使徵聘，事有齟齬，遂已。明年，住萊州昊天觀。夏四月，河南提控邊鄙使至，邀師同往。師不可，使者攜所書詩頌歸。繼而復有使自大梁來，道聞山東爲宋人所據，乃還。其年八月，江南大帥李公全、彭公義斌來請，不赴。爾後隨處往往邀請，萊之主者難其事，師乃言曰：我之行止，天也。非若輩所及知，當有留不住時，去也。居無何，成吉思皇帝遣侍臣劉仲祿縣虎頭金牌，其文曰：如朕親行，便宜行事。及蒙古人二十輩，傳旨敦請。師躊躇間，仲祿曰：師名重四海，皇帝特詔仲祿，逾越山海，不限歲月，期必致之。師曰：兵革以來，此疆彼界，公冒險至此，可謂勞矣。仲祿曰：欽奉君命，敢不竭力？仲祿今年五月，在乃滿國兀里朵得旨。六月，至白登北威寧，得羽客常真諭。七月，至德興，以居庸路梗，燕京發士卒來迎。八月，抵京城，道衆皆曰：師之有無，未可必也。過中山，歷真定，風聞師在東萊，又得益都府安撫司官吳燕、蔣元，始得其詳，欲以兵五千迎師。燕等曰：京東之人，聞兩朝議和，衆心稍安。今忽提兵以入，必皆據險自固，亦將乘桴海上矣。誠欲事濟，不必爾也。從之，乃募自願者，得二十騎以行。將抵益都，使燕、元馳報其帥張林，林以甲士

萬郊迎。仲祿笑曰：所以過此者，爲求訪長春真人，君何以甲士爲林於是散其卒，相與按轡以入，所歷皆以此語之，人無駭謀，林復給以驛騎。次濰州，得尹公。冬十有二月，同至東萊，傳皇帝所以宣召之旨。師知不可辭，徐謂仲祿曰：此中艱食，公等且往益都，俟我上元醮竟，當遣十五騎來。十八日，即行。於是，宣使與衆西入益都，預選門弟子十有九人，以俟其來。如期騎至，與之俱行。由濰陽至青社，宣使已行矣。聞之張林言：正月七日，有騎四百軍於臨淄，青民大駭，宣使逆而止之，今未聞所在。師尋過長山及鄒平，二月初，屆濟陽，士庶奉香火，拜迎于其邑南，羽客長迎前導，飯於養素庵。會衆僉曰：先月十八日，有鶴十餘自西北來，飛鳴雲間，俱東南去。翌日辰巳間，又有數鶴來自西南，繼而千百，或頡或頎，拂庵盤桓乃去。今乃知鶴見之日，即師啓行之辰也。皆以手加額。留數日，二月上旬，宣使遣騎來報：已駐軍將陵，艤舟以待。明日遂行。十三日，宣使以軍來迓，師曰：來何暮？對以：道路梗，特往燕京會兵，東備信安，西備常山，仲祿親提軍取深州、下武邑以闢路，構橋於滹沱，括舟於將陵，是以遲。師曰：此事非公不克辦。次日，絕滹沱而北。二十二日，至盧溝，京官、士、庶、僧、道郊迎。是日，由麗澤門入，道士具威儀長吟其前。行省石抹公館師於玉虛觀，自爾求頌乞名者日盈門。凡士馬所至，奉道弟子以師與之名，往往脫欲兵之禍，師之道蔭及人如此。宣撫王巨川楫上詩，師答云：旌旗獵獵馬蕭蕭，

北望燕師渡石橋。萬里欲行沙漠外，三春遽別海山遙。良朋出塞同歸雁，破帽經霜更續貂。一自元元西去後，到今無似北庭招。師聞行宮漸西，春秋已高，倦冒風霜，欲待駕回朝謁，又仲祿欲以選處女偕行，師難之曰：齊人獻女樂，孔子去魯。余雖山野，豈與處女同行哉？仲孫乃令曷刺馳奏，師亦遣人奉表。一日，有人求跋閣立本太上過關圖，題：蜀郡西遊日，函關東別時。群胡若稽首，大道復開基。又以二偈示衆，其一云：雜亂朝還暮，輕狂古到今。空華空寂念，若有若無心。其二云：觸情常決烈，非道莫參差。忍辱調猿馬，安閒度歲時。四月上旬，會衆請望日醮於天長，師以行辭，衆請益力，曰：今茲兵革未息，遺民有幸得一睹真人，蒙道蔭者多矣。獨死者冥冥長夜，未沐薦拔，遺恨不無耳。師許之。時方大旱，十有四日，既啓醮事，雨大降。衆且以行禮爲憂，師於午後赴壇將事，俄而開霽。衆喜而歎曰：一雨一晴，隨人所欲，非道高德厚者，感應若是乎？明日，師登元寶堂傳戒。時有數鶴自西北來，人皆仰之，焚簡之際，一簡飛空而滅，且有五鶴翔舞其上。士大夫咸謂：師之至誠動天地。南塘老人張天度子真作賦美其事；諸公皆有詩。醮竟，宣使刘公从师北行，道出居庸，夜遇群盜於其北，皆稽顙以退。且曰：無驚父師。五月，師至德興龍陽觀度夏，以詩寄燕京士大夫云：登真何在泛靈槎，南北東西自有嘉。碧落雲峰天景致，滄波海市雨生涯。神遊八極空雖遠，道合三清路不差。弱水縱過三十萬，騰身頃刻到仙家。時京城吾道孫周楚卿、楊彪仲文、師謂才卿、李士謙子進、劉中用之、陳時可秀玉、吳章德明、趙中立正卿、王銳威卿、趙昉德輝、孫錫天錫，此數君子，師寓玉虛日所與唱和者也。王觀逢辰、王直哉清甫，亦與其遊。觀居禪房山之陽，其山多洞府，常有學道修真之士棲焉，師因挈衆以遊。初入峽門，有詩云：入峽清遊分外嘉，群峰列岫戟查牙。蓬萊未到神仙境，洞府先觀道士家。松塔倒

縣秋雨露，石樓斜照晚雲霞。卻思舊日終南地，夢斷西山不見涯。其地爽塏，勢傾東南，一望三百餘里。觀之東數里，平地有湧泉，清冷可愛。師往來其間，有詩云：午後迎風日行，遙山極目亂雲橫。萬家酷暑薰腸熱，一派寒泉入骨清。北地往來時有信，東臯遊戲俗無爭（耕夫牧豎，堤陰讓坐）。溪邊浴罷林間坐，散髮披襟暢道情。中元日，本觀醮，午後，傳符授戒，老幼露坐熱甚，悉苦之。須臾，有雲覆其上，狀如圓蓋，移時不散，衆皆喜躍讚歎。又觀井中水可給百衆，至是踰千人，執事者謀他汲，前後三日，井泉忽溢，用之不竭，是皆善緣天助之也。醮後題詩云：太上宏慈救萬靈，衆生薦福藉群經。三田保護精神氣，萬象欽崇日月星。自揣肉身潛有漏，難逃科教入無形。且遵北斗齋儀法（南斗、北斗皆諭齋醮），漸陟南宮火煉庭。八月初，應宣德州元帥移刺公請，遂居朝元觀。中秋夜，有賀聖朝二曲。其一云：斷雲歸岫，長空凝翠，寶鑑初圓。大光明、宏照互流沙，外直過西天。人間是處，夢魂沈醉，歌舞華筵。道家門、別是一船清，暗開悟心田。其二云：洞天深處，良朋高會，逸興無邊。上丹霄、飛至廣寒宮，悄擲下金錢。靈虛晃耀，睡魔奔送，玉兔嬋娟。坐忘機、觀透本來真，任法界周旋。是後天氣清肅，靜夜安閒。復作二絕云：長河耿耿夜深深，寂寞寒窗萬慮沈。天下是非俱不到，安閒一片道人心。其二云：清夜沈沈月向高，山河大地絕纖毫。惟餘道德渾淪性，上下三天一萬遭。朝元觀據州之乾隅，功德主元帥移刺公因師欲北行，創構堂殿，奉安尊像，前後雲房洞室，皆一新之。十月間，方繪祖師堂壁，畫史以其寒，將止之。師不許，曰：鄒律尚且回春，況聖賢陰有所扶持耶？是月，果天氣溫和如春，絕無風沙，由是畫史得畢其功。有詩云：季春邊朔苦寒同，走石追沙振大風。旅雁翅垂南去急，行人心倦北征窮。我來十月霜猶薄，人訝千山水尚通。不是小春和氣暖，天教成就畫堂功。尋阿里鮮至自

幹辰大王帳下，使來請師。繼而宣撫王公巨川亦至，曰：承大王鈞旨：如師西行，請過我。師首肯之。是月，北遊望山，曷刺進表回，有詔曰：成吉思皇帝敕真人丘師。又曰：惟師道踰三子，德重多端。其終曰：雲軒既發于蓬萊，鶴馭可遊於天竺。達磨東邁，元印法以傳心；老氏西行，或化胡而成道。顧川途之雖闊，瞻幾杖以非遙。爰答來章，可明朕意。秋暑，師比平安好。指不多及，其見重如此。又敕劉仲祿云：無使真人饑且勞，可扶持緩緩來。師與宣使議曰：前去已寒，沙路綿遠，道衆所須未備，可往龍陽，乘春起發。宣使從之。十八日，南往龍陽，道友送別，多泣下。師以詩示衆云：生前暫別猶然可，死後長離更不堪。天下是非心不定，輪回生死苦難甘。翌日，到龍陽觀過冬。十一月十有四日，赴龍巖寺齋，以詩題殿西廡云：杖藜欲訪山中客，空水沈沈澹無色。夜來飛雪滿巖阿，今日山光映天白。天高日下松風清，神遊八極騰虛明。欲寫山家本來面，道人活計無能名。十二月，以詩寄燕京道友云：此行真不易，此別話應長。北蹈野狐嶺，西窮天馬鄉。陰山無海市，白草有沙場。自歎非元聖，何如歷大荒。又云：京都若有餞行詩，早寄龍陽出塞時。昔有上床鞋履別，今無發軔夢魂思。復寄燕京道友云：十年兵火萬民愁，千萬中無一二留。去歲興逢慈詔下，今春須合冒寒遊。不辭嶺北三千里（皇帝舊兀里多），仍念山東二百州。窮急漏處殘喘在，早教身命得消憂。辛巳之上元，醮於宣德州上元觀，以頌示衆云：生下一團腥臭物，種成三界是非魔。連枝帶葉無窮勞，跨古騰今不奈何。以二月八日啓行，時天氣晴霽，道友餞行于西郊，遮馬首以泣曰：父師去萬里外，何時復獲瞻禮。師曰：但若輩道心堅固，會有日矣。衆復泣請：果何時邪。師曰：行止非人所能爲也，兼遠涉異域，其道合與不合，未可必也。衆曰：師豈不知，願預告弟子等。度不獲已，乃重言曰：三載歸，三載歸。十日，宿翠峴口。明日，北度

野狐嶺，登高南望，俯視太行諸山，晴嵐可愛，北顧但寒沙衰草，中原之風，自此隔絕矣。道人心，無適不可。宋德芳輩指戰場白骨曰：我歸，當薦以金籙，此亦余北行因緣之一端耳。北過撫州，十五日，東北過蓋里泊，盡丘垤鹹鹵地，始見人煙二十餘家。南有鹽池，迤邐東北去，自此無河，多鑿沙井以汲。南北數千里，亦無大山，馬行五日，出明昌界，以詩紀實云：坡陀折疊路彎環，到處鹽場死水灣。盡日不逢人過往，經年時有馬回轡。地無木植惟荒草，天產丘陵沒大山。五穀不成資乳酪，皮裘氈帳亦開顏。又行六七日，忽入大沙陀，其磧有矮榆，大者合抱。東北行千里外，無沙處絕無樹木。三月朔，出沙陀，至魚兒泊，始有人煙聚落，多以耕釣爲業。時已清明，春色渺然，凝冰未泮。有詩云：北陸祁寒自古稱，沙陀三月尚凝冰。更尋若士爲黃鵠，要識修鯤化大鵬。蘇武北遷愁欲死，李陵南望去無憑。我今返學盧敖志，六合窮觀最上乘。三月五日，起之東北，四旁遠有人煙，皆黑車白帳，隨水草放牧。盡原隰之地，無復寸木，四望惟黃雲白草。行不改途，又二十餘日，方見一沙河，西北流入陸局河。水濡馬腹，傍多叢柳。渡河北行三日，入小沙陀。四月朔，至幹辰大王帳下，冰始祥，草微萌矣。時有婚嫁之會，五百里內，首領皆載馬湏助之，皂車氈帳，成列數千。七日，見大王，問以延生事。師謂須齋戒而後可聞，約以望日授受。至日，雪大作，遂已。大王復曰：上遣使萬里，請師問道，我曷敢先焉？且諭阿里鮮，見畢東還，須奉師過此。十七日，大王以牛馬百數、車十乘送行。馬首西北，二十二日，抵陸局河，積水成海，周數百里，風浪漂出大魚，蒙古人各得數尾。並河南岸西行，時有野韭得食。五月朔亭午，日有食之，既，衆星乃見，須臾復明，時在河南岸（蝕自西南，生自東北）。其地朝涼而暮熱，草多黃花。水流東北，兩岸多高柳，蒙古人取之，以造廬帳。行十有六日，河勢繞西北山去，不得窮

其源·西南泊驛路·蒙古人喜曰：前年已聞父師來·因獻黍米石有五斗·師以斗黍酬之。渠喜曰：未嘗見此物；因舞謝而去。又行十日·夏至·量日影三尺六七寸·漸見大山峭拔·從此以西·漸有山阜·人煙頗衆·亦皆以黑車白帳爲家。其俗牧且獵·衣以韋毳·食以肉酪。男子結髮垂兩耳·婦人冠以樺皮·高二尺許·往往以皂褐籠之·富者以紅綃·其末如鵝鴨·名曰故故·大忌人觸·出入廬帳須低回。俗無文籍·或約之以言·或刻木爲契·遇食同享·難則爭赴·有命則不辭·有言則不易·有上古之遺風焉。以詩敘其實云：極目山川無盡頭·風煙不斷水長流。如何造物開天地·到此令人放馬牛。飲血茹毛同上古·峨冠結髮異中州。聖賢不得垂文化·歷代縱橫只自由。又四程·西北渡河·乃平野·其旁山川皆秀麗·水草且豐美。東西有故城·基址若新·街衢巷陌卡辨·製作類中州。歲月無碑刻可考·或云契丹所建·既而地中得古瓦·上有契丹字·蓋遼亡土馬不降者西行所建城邑也。又言：西南至尋思干城萬里外·回紇國最佳處·契丹都焉·歷七帝。六月十三日·至長松嶺後宿·松栝森森·干雲蔽日·多生山陰澗道間·山陽極少。十四日·過山·度淺河·天極寒·壯者不可當。是夕·宿平地。十五日·曉起·環帳皆薄冰·霜已三降·河水有漸·冷如嚴冬。土人云：常年五六月有雪·今歲幸晴暖。師易其名曰大寒嶺；凡遇雨多霽·山路盤曲。西北且百餘里·既而復西北·始見平地·有石河長五十餘里·岸深十餘丈·其水清冷可愛·聲如鳴玉。峭壁之間·有大蔥高三四尺·澗上有松皆十餘丈。西山連延·上有喬松鬱然。山行五六日·峰回路轉·林巒秀茂·下有溪水注焉。平地皆松樺雜木·若有人煙狀。尋登高嶺·勢若長虹·壁立千仞·俯視海子·淵深恐人。二十八日·泊窩里朵之東·宣撫往奏稟皇后·奉旨請師渡河。其水東北流·瀾漫沒軸·絕流以濟。入營·駐車南岸·車帳千百·日以醞釀湏酪爲供。漢·夏公主皆送

寒具等食·黍米斗白金十兩·滿五十兩可易麵八十斤·蓋麵出陰山之後二千餘里·西域賈胡以橐駝負至也。中伏帳房無蠅。窩里朵·漢語行宮也·其車輿亭帳·望之儼然·古之大單于未有若此之盛也。七月九日·同宣使西南行五六日·屢見山上有雪·山下往往有墳墓·及升高陵·又有祀神之迹。又三二日·歷一山·高峰如削·松杉鬱茂·而有海子·南出大峽·則一水西流·雜木叢映于水之陽·韭茂如芳草·夾道連數十里。北有故城曷刺肖·西南過沙場二十里許·水草極少·始見回紇決渠灌麥。又五六日·踰嶺而南·至蒙古營·宿拂廬。旦行·迤邐南山·望之有雪·因以詩紀其行：當時悉達悟空行·發軔初來燕子城（撫州是也）。北至大河三月數（即陸局河也·四月盡到·約二千餘里）·西臨積雪半年程（即此地也·山常有雪·東至陸局河約五千里·七月盡到）。不能隱地回風坐（道法有回風隱地·攀斗藏天之術）·卻使彌天逐日行。行到山窮水盡處·斜陽依舊向西傾。郵人告曰：此雪山北·是田鎮海八刺喝孫也。八刺喝孫·漢語爲城。中有倉廩·故又呼曰倉頭。七月二十五日·有漢民工匠絡繹來迎·悉皆歡呼歸禮·以彩幡·華蓋·香花前導。又有章宗二妃·曰徒單氏·曰夾谷氏·及漢公主母欽聖夫人袁氏·號泣相迎·顧謂師曰：昔日稔聞道德高風·恨不一見·不意此地有緣也。翌日·阿不罕山北鎮海來謁。師與之語曰：吾壽已高·以皇帝二詔丁寧·不免遠行數千里·方臨治下。沙漠中多不以耕耘爲務·喜見此間秋稼已成。余欲於此過冬·以待鑾輿之回·何如。宣使曰：父師既有法旨·仲祿不敢可否·惟鎮海相公度之。公曰：近有敕諸處官員·如遇真人經過·無得稽其程·蓋欲速見之也。父師若須於此·則罪在鎮海矣·願親從行。凡師之所用·敢不備。師曰：因緣如此·當十日行。公曰：前有大山高峻·廣澤沮陷·非車行地·宜減車從·輕騎以進。用其言·留門弟子宋道安輩九人·選地爲觀。人不召而自至·壯者效

其力·匠者效其技·富者施其財。聖堂方丈·東廚西廡·左右雲房(無瓦·皆土木)·不一月落成·榜曰棲霞觀。時稷黍在地·八月初霜降·居人促收麥故也。大風傍北山西來·黃沙蔽天·不相物色。師以詩自歎云：某也東西南北人·從來失道走風塵。不堪白髮垂垂老·又蹈黃沙遠遠巡。未死且令觀世界·殘生無分樂天真。四山五嶽多遊遍·八表飛騰後入神。八日·攜門人虛靜先生趙九古輩十餘人·從以二車·蒙古驛騎二十餘·傍大山西行·宣使劉公·鎮海相公又百騎。李家奴·鎮海從者也·因曰：前此山下精截我腦後髮·我甚恐。鎮海亦云：乃滿國王亦曾在此為山精所惑·食以佳饌。師默而不答。西南約行三日·復東南過大山·經大峽·中秋日·抵金山東北·少駐復南行。其山高大·深谷長阪·車不可行。三太子出軍·始闢其路。乃命百騎挽繩懸轅以上。約行四程·連度五嶺·南出山前·臨河止泊。從官連幕為營·因水草便·以待鋪牛驛騎·數日乃行。有詩三絕云：八月涼風爽氣清·那堪日暮碧天晴？欲吟勝慨無才思·空對金山皓月明。其二云：金山南面大河流·河曲盤桓賞素秋。秋水暮天山月上·清吟獨嘯夜光毬。其三云：金山雖大不孤高·四面長拖拽腳牢。橫截山天心腹樹·干雲蔽日競呼號。渡河而南·前經小山·石雜五色。其旁草木不生·首尾七十里。復有二紅山當路·又三十里·鹹鹵地中有一小沙井·因駐程挹水為食。傍有青草·多為養馬踐履。宣使與鎮海議曰：此地最難行處·相公如何則可？公曰：此地我知之久矣。同往諮師·公曰：前至白骨甸地·皆黑石·約行二百餘里·達沙陀北邊·頗有水草。更涉大沙陀百餘里·東西廣袤·不知其幾千里。及回紇城·方得水草。師曰：何謂白骨甸。公曰：古之戰場·凡疲兵至此·十無一還·死地也。頃者·乃滿大勢亦敗。於是·遇天晴晝行·人馬往往困斃·唯暮起夜度·可過其半。明日向午·得水草矣。少憩俟晡時即行·當度沙嶺百餘·若舟行巨浪然。又

明日辰巳間·得達彼城矣。夜行良便·但恐天氣黯黑·魑魅魍魎為祟·我輩當塗血馬首以厭之。師乃笑曰：邪精妖鬼·逢正人遠避·書傳所載·其孰不知·道人家何憂此事·日暮·遂行·牛乏·皆道棄之·馭以六馬·自爾不復用牛矣。初在沙陀北·南望天際若銀霞·問之左右·皆未詳。師曰：多是陰山。翌日·過沙陀·遇樵者再問之·皆曰：然。於是·途中作詩云：高如雲氣白如沙·遠望那知是眼花。漸見山頭堆玉屑·遠觀日腳射銀霞。橫空一字長千里·照地連城及萬家。從古至今當不壞·吟詩寫向直南誇。八月二十七日·抵陰山後·回紇郊迎。至小城北·酋長設葡萄酒及名果·大餅·渾蔥·裂波斯布人一尺·乃言曰：此陰山前三百里和州也。其地大熱·蒲萄至夥。翌日·沿川西行·歷二小城·皆有居人。時禾麥初熟·皆賴泉水澆灌·得有秋·少雨故也。西即鼈思馬大城·王官士庶僧道教數百·具威儀遠迎。僧皆赭衣·道士衣冠與中國特異。泊于城西蒲萄園之上閣·時回紇王部族勸蒲萄酒·供以異花雜果名香·且列侏儒伎樂·皆中州人。士庶日益敬·侍坐者有僧·道·儒·因問風俗。乃曰：此大唐時北庭端府·景龍二年·楊公何為大都護·有德政·諸夷心服·惠及後人·於今賴之。有龍興·西寺二石刻在·功德煥然可觀·寺有佛書一藏。唐之邊城·往往尚存。其東數百里·有府曰西涼。其西三百餘里·有縣曰輪臺。師問曰：更幾程得至行在？皆曰：西南更行萬餘里即是。其夜風雨作·園外有大樹·復出一篇示眾云：夜宿陰山下·陰山夜寂寥。長空雲黯黯·大樹葉蕭蕭。萬里途程遠·三冬氣候韶。全身都放下·一任斷蓬飄。九月二日·西行。四日·宿輪台之東·迭屑頭目來迎。南望陰山·三峰突兀倚天。因述詩贈書生李伯祥·生相人。詩云：三峰並起插雲寒·四壁橫陳繞澗盤。雪嶺界天人不到·冰池耀日俗難觀(人云：向此冰池之間觀看·則魂識昏昧)。巖深可避刀兵害(其巖險固·逢亂世堅守·則得免其難)·

水衆能滋稼穡乾（下有泉源，可以灌溉田禾，每歲秋成）。名鎮北方爲第一，無人寫向圖畫看。又歷二城，重九日，至回紇昌八刺城。其王畏午兒與鎮海有舊，率衆部族及回紇僧皆遠迎。既入，齋於臺上，泊其夫人勸蒲萄酒，且獻西瓜，其重及秤，甘瓜如枕許，其香味蓋中國未有也。園蔬同中區，有僧來侍坐，使譯者問：看何經典？僧云：剃度受戒，禮佛爲師。蓋此以東昔屬唐，故西去無僧、道，回紇但禮西方耳。翌日，並陰山而西約十程。又度沙場，其沙細，遇風則流，狀如驚濤，乍聚乍散，寸草不萌，車陷馬滯，一晝夜方出，蓋白骨甸大沙分流也。南際陰山之麓，踰沙，又五日，宿陰山北。詰朝，南行，長阪七八十里，抵暮乃宿。天甚寒，且無水。晨起，西南行約三十里，忽有大池，方圓幾二百里，雪峰環之，倒影池中，師名之曰天池。沿池正南下，左右峰巒峭拔，松樺陰森，高逾百尺，自巔及麓，何啻萬株！衆流入峽，奔騰洶湧，曲折灣環，可六七十里。二太子扈從西征，始鑿石理道，刊木爲四十八橋，橋可並車。薄暮宿峽中，翌日方出，入東西大川，水草盈秀。天氣似春，稍有桑、枣。次及一程，九月二十七日，至阿里馬城，鋪速滿國王暨蒙古塔刺忽只領諸部人來迎，宿於西果園。土人呼果爲阿里馬，蓋多果實，以是名其城。其地出帛，曰秃魯麻，俗所謂種羊毛織成者。時得七束爲禦寒衣，其毛類中國。柳花鮮潔細軟，可爲線爲繩，爲帛爲綿。農者亦決渠灌田，土人惟以瓶取水，戴而歸。及見中原汲器，喜曰：桃花石諸事皆巧。桃花石，謂漢人也。師自金山至此，以詩紀其行云：金山東畔陰山西，千巖萬壑橫深溪。溪邊亂石當道臥，古今不許通輪蹄。前年軍興二太子，修道架橋徹溪水（三太子修金山，二太子修陰山）。今年吾道欲西行，車馬喧闐復經此。銀山鐵壁千萬重，爭頭競角誇清雄。日出下觀滄海近，月明上與天河通。參天松如筆管直，森森動有百餘尺。萬株相依鬱蒼蒼，一鳥不鳴空寂

寂。羊腸孟門壓太行，比斯太略猶尋常。雙車上下苦敦擲，百騎前後多驚惶。天池海在山頭上，百里鏡空含萬象。縣車束馬西下山，四十八橋低萬丈。河南海北山無窮，千變萬化規模同。未若茲山太奇絕，磊落峭拔如神功。我來時當八九月，半山已上皆爲雪。山前草木暖如春，山後衣袂冷如鐵。連日所供勝前。又西行四日，至答刺速沒輦（沒輦，河也），水勢深闊。抵西北流，從東來，截斷陰山，河南復是雪山。十月二日，乘舟以濟，南下至一大山，北有一小城。又西行，五日，宣使以師奉詔來，去行在漸近，先往馳奏，獨鎮海相公從師西行。七日，度西南一山，逢東夏使回，禮師於帳前，因問：來自何時？使者曰：自七月十二日辭朝，帝將兵追算端汗至印度。明日，遇大雪，至回紇小城，雪盈尺，日出即消。十有六日，西南過板橋，渡河，晚至南山下，即大石林牙（大石，學士林牙小名），其國王遼後也。自金師破遼，大石林牙領衆數千走西北，移徙十餘年，方至此地。其風土、氣候與金山以北不同，平地頗多，以農桑爲務。釀蒲萄爲酒，果實與中國同，惟經夏秋無雨，皆疏河灌溉，百谷用成。東北西南，左右山川，延袤萬里，傳國幾百年。乃滿失國，依于大石，土馬復振，盜據其土。而算端西削其地，天兵至，乃滿尋滅，算端亦亡。又聞前路多阻。適壞一車，遂留之。十有八日，沿山而西。七八日，山忽南去，一石城當途，石色盡赤，有駐軍古迹。西有大塚，若斗星相連。又渡石橋，並西南山行五程，至塞藍城，有小塔，回紇王來迎入館。十一月初，連日雨大作。四月，土人以爲年，傍午相賀。是日，虛靜先生趙九古語尹公曰：我隨師在宣德時，覺有長往之兆，頗倦行役。蒙師訓：道人不以死生動心，不以苦樂介懷，所適無不可。今歸期將至，公等善事父師。數日，示疾而逝，蓋十一月五日也。師命弟子葬九古于郭東原上，即行。西南復三日，至一城，其王亦回紇，年已耄矣，備迎送禮，供以湯餅。

明日，又歷一城。復行二日，有河，是爲霍闡沒輦。由浮橋渡，泊於西岸。河橋官獻魚于田相公，巨口無鱗。其河源出東南二大雪山間，色渾而流急，深數丈，勢傾西北，不知其幾千里。河之西南，絕無水草者二百餘里，即夜行，復南，望大雪山而西，山形與邪米思干之南山相首尾，復有詩云：造物崢嶸不可名，東西羅列自天成。南橫玉嶠連峰峻，北壓金沙帶野平。下枕泉源無極潤，上通霄漢有餘清。我行萬里慵開口，到此狂吟不勝情。又至一城，得接水草。復經一城，回紇頭目遠迎，飯于城南，獻葡萄酒，且使小兒爲緣竿舞刀之戲。再經二城，山行半日，入南北平川，宿大桑樹下，其樹可蔭百人。前至一城，臨道一井，深踰百尺。有回紇馱一牛，挽轆轤汲水以飲渴者。初帝之西征也，見而異之，命蠲其賦役。仲冬十有八日，過大河，至邪米思干大城之北，太師移刺國公及蒙古、回紇帥首載酒郊迎，大設帷幄，因駐車焉。宣師劉公以路梗留，坐中白師曰：頃知千里外有大河，以舟梁渡，土寇壞之。況復已及深冬，父師宜來春朝見。師從之。少焉，由東北門入。其城因溝岸爲之，秋、夏常無雨，國人疏二河入城，分繞巷陌，比屋得用。方算端氏之未敗也，城中常十萬餘戶。國破而來，存者四之一，其中大率多回紇人，田園不能自主，須附漢人及契丹、河西等。其官亦以諸色人爲之，漢工匠雜處城中。有岡高十餘丈，算端氏之新宮據焉，太師先居之。以回紇艱食，盜賊多有，恐其變，出居於水北。師乃住宮，歎曰：道人任運逍遙，以度歲月。白刃臨頭，猶不畏懼。況盜賊未至，復預憂乎？且善惡兩途，必不相害。從者安之。太師作齋，獻金段十，師辭不受，遂月奉米麵、油菓等物，日益尊敬。公見師飲少，請以蒲萄百斛作新釀。師曰：何必酒邪？但如其數得之，待賓客足矣。其蒲萄經冬不壞。又見孔雀、大象，皆迤南數千里印度國物。師因暇日出詩一篇云：二月經行十月終，西臨回紇大城墉。塔高不見十三級

（以磚刻鏤玲瓏，外無層級，內可通行），山厚已過千萬重。秋日在郊猶放象，夏雲無雨不從龍。嘉蔬麥飯蒲萄酒，飽食安眠養素慵。師既住冬，宣使泊相公鎮海遣曷刺等同一行使臣，領甲兵數百，前路偵伺，漢人往往來歸依。時有算曆在旁，師因問五月朔日食事，其人云：此中辰時食至六月止。師曰：前在陸巨河時，午刻見其食。既又西南至金山，言已食至七分。此三處所見，各不相同。按孔穎達春秋疏：月體映日則日食。以今料之，蓋當其下既見日食。既在旁者，則千里漸殊耳。正如以扇翳燈，扇影所及，無復光明。其旁漸遠，則燈光漸多矣。師一日至故宮中，遂書鳳棲梧桐詞於壁。其一云：一點靈明潛啓悟，天上人間，不見行藏處。四海八荒惟獨步，不空不有誰能睹？瞬目揚眉全體露，混茫法界超然去。萬劫輪回遭一遇，九元齊上三清路。其二云：日月迴圈無定止，春去秋來，多少榮枯事？五帝三皇千百禩，一興一廢長如此。死去生來生復死，生死輪回變化何時已？不到無心休歇地，不能清淨超於彼。又詩二首，其一云：東海西秦數十年，精思道德究重元。日中一食那求飽？夜半三更強不眠。實迹未諧霄漢舉，虛名空播朔方傳。直教大國垂明詔，萬里風沙走極邊。其二云：弱冠奉真傍海濤，中年遁迹隴山高。河南一別昇黃鵠，塞北重宣釣巨鼈。無極山川行不盡，有爲心迹動成勞。也知六合三千界，不得神通未可逃。是年閏十二月將終，偵騎回，同宣使來白父師，言二太子發軍復整舟梁，土寇已滅。曷刺等詣營謁太子，言師欲朝帝所，復承命云：上駐蹕大雪山之東南，今則雪積山門百餘里，深不可行，此正其路爾。爲我請師來此，聽候良便，來時當就彼城中遣蒙古軍護送。師謂宣差曰：聞河以南千里，絕無糧養，吾食須米麵、蔬菜，可回報太子帳下。壬午之春正月，杷欖始華，類小桃，俟秋採其實食之，味如胡桃。二月二日春分，杏花已落，司天臺判李公輩請師遊郭西，宣使泊諸官載葡萄酒以從。是

日，天氣晴霽，花木鮮明，隨處有臺池樓閣，間之蔬圃，憩則藉草，人皆樂之。談玄論道，時復引觴，日昃方歸。作詩云：陰山西下五千里，大石東過二十程。雨霽雪山遙慘澹，春分河府近清明（邪米思干大城，大石有國時名為河中府）。園林寂寂鳥無語（花木雖茂，並無飛禽），風日遲遲花有情。同志暫來閑睥睨，高隱歸去待昇平。望日，乃一百五旦太上真元節也，時僚屬請師復遊郭西，園林相接百餘里，雖中原莫能過，但寂無鳥聲耳，遂成二篇以示同遊。其一云：二月中分百五期，元元下降日遲遲。正當月白風清夜，更好雲收雨霽時。匝地園林行不盡，照天花木坐觀奇。未能絕粒成嘉遁，且向無爲樂有爲。其二云：深蕃古迹尚橫陳，大漠良朋欲徧尋。舊日亭臺隨處列，向年花卉逐時新。風光甚解流連客，夕照那堪斷送人。竊念世間酬短景，何如天外飲長春？三月上旬，阿里鮮至自行宮，傳旨云：真人來自日出之地，跋涉山川，勤勞至矣。今朕已回，亟欲問道，無倦迎我。次諭宣使仲祿曰：爾持詔徵聘，能副朕心，他日當置汝善地。復諭鎮海曰：汝護送真人來甚勤，余惟汝嘉。仍敕萬戶播魯只以甲士千人衛過鐵門關。師問阿里鮮以途程事，對曰：春正月十有三日，自此初發，馳三日，東南過鐵門。又五日，過大河。二月初吉，東南過大雪山，積雪甚高，馬上舉鞭測之，猶未及其半。下所踏者，復五尺許。南行二日，至行宮矣。且師至次第奏訖，上悅，留數日方回。師遂留門人尹志平輩三人於館，以待行五六人同宣使輩三月十有五日啓行。四日過碣石城，預傳聖旨：令萬戶播魯只領蒙古、回紇軍一千護送。過鐵門，東南度山，山勢高大，亂石縱橫。衆軍挽車，兩日方至前山，沿流南行，軍即北入大山破賊。五日，至小河，亦船渡，兩岸林木茂盛。七日，舟濟大河，即阿母沒輦也。乃東南行，晚泊古渠上，渠邊蘆葦滿地，不類中原所有。其大者，經冬葉青而不凋，因取以爲杖，夜橫轅下，轅覆不折；其小者葉

枯春換。少南，山中有大實心竹，士卒以爲戈戟。又見蜥蜴，皆長三尺許，色青黑。時三月二十九日也，因作詩云：志道既無成，天魔深有懼。東辭海上來，西望日邊去。雞犬不聞聲，馬牛更遞鋪。千山及萬水，不知是何處？又四日，得達行在，上遣大臣喝剌播得來迎，時四月五日也。館舍定，即入見，上勞之曰：他國徵聘皆不應，今遠踰萬里而來，朕甚嘉焉。對曰：山野奉詔而赴者，天也。上悅，賜坐，食次，問真人遠來，有何長生之藥以資朕乎？師曰：有衛生之道，而無長生之藥。上嘉其誠實，設二帳於御幄之東以居焉。譯者問曰：人呼師爲騰吃利蒙古孔（譯語謂天人也），自謂之邪？人稱之邪？師曰：山野非自稱，人呼之耳。譯者再至曰：舊奚呼？奏以：山野四人事重陽師學道，三子羽化矣，惟山野處世，人呼以先生。上問鎮海曰：真人當何號？鎮海奏曰：有人尊之曰師父者、真人者、神仙者。上曰：自今以往，可呼神仙。時適炎熱，從車駕廬於雪山避暑。上約四月十四日問道，外使田鎮海、劉仲祿、阿里鮮記之，內使近侍三人記之。有報回紇山賊指斥者，上欲親征，因改卜十月吉。師乞還舊館，上曰：再來，不亦勞乎？師曰：兩旬可矣。上又曰：無護送者。師曰：有宣差楊阿狗。又三日，命阿狗督回紇酋長以千餘騎從行，由他路回。遂歷大山，山有石門，望如削蠟，自巨石橫其上若橋焉。其下流甚急，騎士策其驢以涉，驢遂溺死，水邊多橫屍。此地蓋關口，新爲兵所破。出峽，復有詩二篇。其一云：水北鐵門猶自可，水南石峽太堪驚。兩崖絕壁攙天聳，一澗寒波滾地傾。夾道橫屍人掩鼻，溺溪長耳我傷情。十年萬里干戈動，早晚回軍復太平。其二云：雪嶺皚皚上倚天，晨光燦燦下臨川。仰觀峭壁人橫度，俯視危崖柏倒懸。五月嚴風吹面冷，三焦熱病當時痊。我來演道空回首，更卜良辰待下元。始師來覲，三月竟，草木繁盛，羊馬皆肥，及奉詔回，四月終矣，百草悉枯。又作詩云：外國深番事莫窮，陰陽氣

候特無從。纔經四月陰魔盡（春冬霖雨，四月，純陽，絕無雨），卻笑彌天旱魃凶。浸潤百川當九夏（以水溉田），摧殘萬草若三冬。我行往復三千里（三月去，五月回），不見行人帶雨容。路逢征西人回，多獲珊瑚，有從官以白金二鎰易之，近五十株，高者尺餘，以其得之馬上，不能完也。繼日，乘涼宵征，五六日，達邪米思干（大石名河中府），諸官迎師入館，即重午日也。

長春真人西遊記卷下

宣差李公東邁，以詩寄東方道衆云：當時發軔海邊城，海上干戈尚未平。道德欲興千里外，風塵不憚九夷行。初從西北登高嶺（即野狐嶺），漸轉東南指上京（陸局河東畔，東南望上京也）。迤邐直西南下去（西南四千里到兀里朵，又西南二千里到陰山），陰山之外不知名（陰山西南，一重大山，一重小水，數千里到邪米思干大城，師館於故宮）。師既還館，館據北崖，俯清溪十餘丈，溪水自雪山來，甚寒。仲夏炎熱，就北軒風臥，夜則寢屋顛之臺。六月極暑，浴池中。師之在絕域，自適如此。河中壤地宜百穀，惟無蕎麥、大豆。四月中麥熟，土俗收之，亂堆於地，遇用即碾，六月始畢。太師府提控李公獻瓜田五畝，味極甘香，中國所無，間有大如斗者。六月間，二太子回，劉仲祿乞瓜獻之，十枚可重一擔。果菜甚贍，所欠者芋、栗耳。茄實若粗指，而色紫黑。男女皆編髮，男冠則或如遠山帽，飾以雜綵，刺以雲物，絡之以纓。自酋長以下，在位者冠之，庶人則以白麼斯（布屬）六尺許盤於其首。酋豪之婦，纏頭以羅，或皂或紫，或繡花卉、織物象，長可六七尺。髮皆垂，有袋之以綿者。或素或雜色，或以布帛爲之者，不梳髻，以布帛蒙之，若比丘尼狀，庶人婦女之首飾也。衣則或用白氎，縫如注袋，窄上寬下，綴以袖，謂之襯衣，男女通用。車舟、農器，制度頗異中原。國人皆以鍮石、

銅爲器皿，間以磁，有若中原定磁者。酒器則純用琉璃，兵器則以鑛。市用金錢，無孔，兩面鑿回紇字。其人多魁梧有膂力，能負載重物，不以擔。婦人出嫁，夫貧則再嫁，遠行逾三月，亦聽他適。異者或有鬚髯，國中稱大石馬者，識其國字，專掌籍簿。遇季冬，設齋一月，比暮，其長自割羊爲食，與席者同享，自夜及旦，餘月則設六齋。又于危舍上跳出大木，如飛簷，長闊丈餘，上構虛亭，四垂纓絡。每朝夕，其長登之禮西方，謂之告天，不奉佛、不奉道，大呼吟於其上。丁男女聞之，皆趨拜其下，舉國皆然，不爾則棄市。衣與國人同，其首則盤以細麼斯，長三丈二尺，骨以竹。師異其俗，作詩以紀其實云：回紇丘墟萬里疆，河中城大最爲強。滿城銅器如金器，一市戎裝似道裝。翦簇黃金爲貨賂，裁縫白氎作衣裳。靈瓜素椹非凡物，赤縣何人構得嘗？當暑雪山甚寒，煙雲慘澹，師乃作絕句云：東山日夜氣濛鴻，晚色瀾天萬丈紅。明月夜來飛出海，金光射透碧霄空。師在館，賓客甚少，以經書遊戲，復有絕句云：北出陰山萬里餘，西過大石半年居。遐荒鄙俗難論道，靜室幽巖且看書。七月{哉}[裁]生魄，遣阿里鮮奉表詣行宮，稟論道日期。八月七日，得上所批答。八日，即行，太師相送數十里。師乃曰：回紇城東新叛者二千戶，夜夜火光照城，人心不安，太師可回安撫。太師曰：在路萬一有不虞，奈何？師曰：豈關太師事？乃回。十有二日，過碣石城。十有三日，得護送步卒千人、甲騎三百，入大山中行，即鐵門外別路也。涉紅水澗，有峻峰高數里。谷東南行，山根有鹽泉流出，見日即爲白鹽，因收二斗，隨行日用。又東南上分水嶺，西望高澗若冰，乃鹽耳，山上有紅鹽如石，親嘗見之。東方惟下地生鹽，此方山間亦出鹽。回紇多餅食，且嗜鹽，渴則飲水，冬寒，貧者尚負餅售之。十有四日，至鐵門西南之麓，將出山。其山門險峻，左崖崩下，澗水伏流一里許。中秋，抵河上，其勢若黃河，流西北，乘舟以濟，

宿其南岸。西有山寨，名團八刺，山勢險固。三太子之醫官鄭公途中相見，以詩贈云：自古中秋月最明，涼風屆候夜彌清。一天氣象沈銀漢，四海魚龍耀水精。吳越樓臺歌吹滿，燕秦部曲酒肴盈。我之帝所臨河上，欲罷干戈致太平。溯河東南行三十里，乃無水，即夜行。過班裏城，甚大，其衆新叛去，尚聞犬吠。黎明，飯畢，東行數十里，有水北流，馬僅能渡，東岸憩宿。二十二日，田鎮海東迎，及行宮，上復遣鎮海問曰：便欲見邪？且少憩邪？師曰：入見是望。且道人從來見帝，無跪拜禮，入帳，叉手而已。既見，賜湏酪竟，乃辭。上因問：所居城內支供足乎？師對：從來蒙古、回紇，太師支給，邇者食用稍難，太師獨辦。翌日，又遣近侍官合住傳旨曰：真人每日來就食，可乎？師曰：山野修道之人，惟好靜處。上令從便。二十七日，車駕北回，在路屢賜葡萄酒、瓜、茶食。九月朔，渡河橋而北。師奏：話期將至，可召太師阿海。其月望，上設幄齋莊，退侍女，左右燈燭煒煌。惟閻利必鎮海、宣差劉仲祿侍于外，師與太師阿海、阿里鮮入帳坐。奏曰：仲祿萬里周旋，鎮海數千里遠送，亦可入帳與聞道話。於是，召二人入，師有所說，即令太師以蒙古語譯奏，頗愜聖懷。十月九日清夜，再召師論道，上大悅。二十有三日，又宣師入幄，禮如初。上溫顏以聽，令左右錄之，仍敕志以漢字，意示不忘。謂左右曰：神仙三說養生之道，我甚入心，使勿泄於外。自爾扈從而東，時敷奏道化。又數日，至邪米思干大城西南三十里。十月朔，奏告先還舊居，從之。上駐蹕於城之東二十里。是月六日，暨太師阿海入見。上曰：左右不去，如何？師曰：不訪。遂令太師奏曰：山野學道有年矣，常樂靜處行坐。御帳前軍馬雜遝，精神不爽，自此或在先、或在後，任意而行，山野受賜多矣。上從之。既出，帝使人追問曰：要禿鹿馬否？師曰：無用。于時微雨始作，青草復生，仲冬過半，則雨雪漸多，地脈方透。目師之至斯城也，有餘糧則惠饑民，

又時時設粥，活者甚衆。二十有六日，即行。十二月二十三日，雪寒，在路牛馬多凍死者。又三日，東過霍闡沒輦（大河也），至行在，聞其航橋中夜斷散，蓋二十八日也。帝問以震雷事，對曰：山野聞國人夏不浴於河，不浣衣、不造氈，野有鹵則禁其採，畏天威也，此非奉天之道也。嘗聞二千之罪，莫大於不孝者，天故以是警之。今聞國俗多不孝父母，帝乘威德，可戒其衆。上悅，曰：神仙是言，正合朕心。敕左右記以回紇字。師請徧諭國人，上從{不}[之]。又集太子、諸王、大臣曰：漢人尊重神仙，猶汝等敬天。我今愈信，真天人也。乃以師前後奏對語諭之，且云：天俾神仙爲朕言此，汝輩各銘諸心。師辭退，逮正旦，將帥、醫卜等官賀師。十有一日，馬首遂東，西望邪米思干千餘里，駐大果園中。十有九日，父師誕日，衆官炷香爲壽。十八日，太師府提控李公別去，師謂曰：再相見也無？李公曰：三月相見。師曰：汝不知天理，二三月決東歸矣。二十一日，東近一程，至一大川，東北去賽藍約三程。水草豐茂，可飽牛馬，因盤桓焉。二月上七日，師入見，奏曰：山野離海上，約三年回，今茲三年，復得歸山，固所願也。上曰：朕已東矣，同途可乎？對曰：得先行便。來時漢人問山野以還期，嘗答云三歲。今上所諮訪、敷奏訖，因復固辭。上曰：少俟三五日，太子來，前來道話所有未解者，朕悟即行。八日，上獵東山下，射一大豕，馬踏失馱，豕傍立不敢前，左右進馬，遂罷獵還行宮。師聞之，入諫曰：天道好生，今聖壽已高，宜少出獵，墜馬，天戒也。豕不敢前，天護之也。上曰：朕已深省，神仙勸我良是。我蒙古人，騎射少所習，未能遽已。雖然，神仙之言在衷焉。上顧謂吉息利答刺汗曰：但神仙勸我語，以後都依也。自後，兩月不出獵。二十有四日，再辭朝。上曰：神仙將去，當與何物？朕將思之，更少待幾日。師知不可遽辭，徊翔以待。三月七日，又辭，上賜牛馬等物，師皆不受，曰：祇得驛騎足

矣。上問通事阿里鮮曰：漢地神仙弟子多少？對曰：甚衆。神仙來時，德興府龍陽觀中，嘗見官司催督差發。上謂曰：應于門下人悉令蠲免，仍賜聖旨文字一通，且用御寶，因命阿里鮮（河西人也）爲宣差，以蒙古帶、喝刺八海副之，護師東還。十日，辭朝行。自答刺汗以下，皆攜葡萄酒、珍果，相送數十里。臨別，衆揮涕。三日，至賽藍大城之東南，山有蛇兩頭，長二尺許，土人往往見之。望日，門人出郊，致奠于虛靜先生趙公之墓。衆議欲負其骨歸，師曰：四大假軀，終爲朽物。一靈真性，自在無拘。衆議乃息，師明日遂行。二十有三日，宣差阿狗追餞師於吹沒輦之南岸。又十日，至阿里馬城西百餘里，濟大河。四月五日，至阿里馬城之東園。二太子之大匠固請曰：弟子所居營三壇四百餘人，晨參暮禮，未嘗懈怠。且預接數日，伏念仙慈渡河，俾壇衆得以請教，幸甚。師辭曰：南方因緣已近，不能遷路以行。復堅請，師曰：若無佗事，即當往焉。翌日，師所乘馬突東北去，從者不能挽。於是，張公等悲泣曰：我輩無緣，天不許其行矣。晚抵陰山前宿。又明日，復度四十八橋，緣溪上五十里，至天池海，東北過陰山後，行二日，方接元歷金山南大河驛路，復經金山東南，北並山行。四月二十八日，大雨雪。翌日，滿山皆白，又東北並山行。三日，至阿不罕山前。門人宋道安輩九人同長春、玉華會衆、宣差郭德全輩，遠迎入棲霞觀，歸依者日衆。師下車時，雨再降，人相賀曰：從來此地經夏少雨，縱有雷雨，多於南北兩山之間。今日霽足，皆我師道蔭所致也。居人常歲疏河灌田圃，至八日禾麥始熟，終不及天雨。秋成則地鼠爲害，鼠多白者。此地寒多，物晚結實。五月，河岸土深尺餘，其下堅冰亦尺許，齋後日，使人取之。南望高嶺積雪，盛暑不消，多有異事。少西海子傍有風塚，其上土白墜，多粉裂其上，二月中，即風起南山，巖穴先鳴，蓋先驅也。風自塚間出，初旋動如羊角者百千數，少焉合爲一

風，飛沙走石，發屋拔木，勢震百川，息於巽隅。又東南澗後有水磨三四，至平地則水漸微而絕，山出石炭。又東有二泉，三冬暴漲，如江湖，復潛行地中，俄而突出，魚蝦隨之，或漂沒居民，仲春漸消，地乃陷。西北千餘里儉儉州，出良鐵，多青鼠，亦收禾麥。漢匠千百人居之，織綾羅錦綺。道院西南望金山，其山多雨雹，五六月間，或有大雪深丈餘。北地間有沙陀，出肉菘蓉，國人呼曰峻眼，水曰兀速，草曰愛不速。深入陰山，松皆十丈許。會衆白師曰：此地深蕃，太古以來，不聞正教，惟山精鬼魅惑人。自師立觀，疊設醮筵，旦望作會，人多以殺生爲戒。若非道化，何以得然？先是壬午，道衆爲不善人妒害，衆不安。宋公道安晝寢方丈，忽有天窗中見虛靜先生趙公曰：有書至。道安問：從何來？曰：天上來。受而視之，止見太清二字，忽隱去。翌日，師有書至，魔事漸消。又醫者羅生，橫生非毀，一日，墜馬觀前，折其脛，即自悔曰：我之過也。對道衆服罪。師東行，書教語一篇示衆云：萬里乘官馬，三年別故人。干戈猶未息，道德偶然陳。論氣當秋夜（對上論養坐事，故云），還鄉及暮春。思歸無限衆，不得下情伸。阿里鮮等白師曰：南路饒沙石、鮮水草，使客甚繁、馬甚苦，恐留滯。師曰：分三班以進，吾徒無患矣。五月七日，令宋道安、夏志誠、宋德方、孟志溫、何志堅、潘德沖六人先行。十有四日，師挈尹志平、王志明、于志可、鞠志圓、楊志靜、綦志清六人次之，餞行者夾谷妃、郭宣差、李萬戶等數十人。送二十里，皆下馬再拜泣別，師策馬亟進。十有八日，張志素、孫志堅、鄭志修、張志遠、李志常五人又次之。師東行十六日，過大山，山上有雪，甚寒，易騎於拂廬。十七日，師不食，但時時飲湯。東南過大沙場，有草木，其間多蚊虻，夜宿河東。又數日，師或乘車，尹志平輩諮師曰：奚疾？師曰：余疾非醫可測，聖賢琢磨故也，卒未能愈，汝輩勿慮。衆愀然不釋。是夕，尹志平夢神

人曰：師之疾，公輩勿憂，至漢地當自愈。又經沙路三百餘里，水草絕少，馬夜進不息。再宿乃出，地臨夏人之北陲，廬帳漸廣，馬易得，後行者乃及師。六月二十一日，宿漁陽關，師尚未食。明日，度關而東五十餘里，豐州元帥以下來迎，宣差俞公請泊其家，奉以湯餅。是日，輒飽食，繼而設齋，飲食乃如故。道衆相謂曰：清和前日之夢，驗不虛矣。時已季夏，北軒涼風入坐，俞公以繭紙求書，師書之曰：身閑無俗念，鳥宿至雞鳴。一眼不能睡，寸心何所縈？雲收溪月白，絜爽谷神清。不是朝昏坐，行功扭捏成。七月朔，復起。三日，至下水，元帥夾谷公出郭來迎，館于所居，來瞻禮者無慮數千人。元帥日益敬，有雞、雁三。七夕日，師遊郭外，放之海子中，少焉，翔戲於風濤之間，容與自得。師賦詩曰：養爾存心欲薦庖，逢吾善念不爲肴。扁舟送在鯨波裏，會待三秋長六稍。又云：兩兩三三好弟兄，秋來羽翼未能成。放歸碧海深沈處，浩蕩波瀾快野情。翌日乃行。是月九日，至雲中，宣差總管阿不合與道衆出郭，以步輦來迎歸於第。樓居二十餘日，總管以下晨參暮禮，雲中士大夫日來請教，以詩贈之云：得旨還鄉早，乘春造物多。三陽初變化，一氣自沖和。驛馬程程送，雲山處處羅。京城一萬里，重到即如何？十有三日，宣差阿里鮮欲往山東招諭，懇求與門弟子尹志平行。師曰：天意未許，雖往何益？阿里鮮再拜曰：若國主臨以大軍，生靈必遭殺戮，願父師一言垂慈。師良久曰：雖救之不得，猶愈於坐視其死也。乃令清和同往，即付招諭書二副。又聞宣德以南諸方道衆來參者多，恐隨庵困於接待，令尹公約束，付親筆云：長行萬里，一去三年。多少道人，縱橫無賴者。尹公到日，一面施行，勿使教門有妨道化。衆生福薄，容易轉流。上山即難，下坡省力耳。宣德元帥移刺公遣耑使持書至雲中，以所乘馬奉師。八月初，東邁楊河，歷白登、天城、懷安，渡渾河，凡十有二日，至宣德，元帥具威儀出郭西遠

迎。師入居州之朝元觀，道友敬奉，遂書四十字云：萬里遊生界，三年別故鄉。回頭身已老，過眼夢何長！浩浩天空闊，紛紛事杳茫。江南及塞北，從古至今常。道衆且云：去冬有見虛靜先生趙公牽馬自門入者，衆爲之出迎，忽而不見。又，德興、{安}定[安]亦有人見之。河朔州府王官將帥及一切士庶，爭以書疏來請，若輻輳然，止回答數字而已。有云：王室未寧，道門先暢。開度有緣，恢宏無量。群方帥首，志心歸向。恨不化身，分酬衆望。十月朔，作醮于龍門川。望日，醮於本州朝元觀。十一月望，宋德方等以向日過野狐嶺見白骨所發願心，乃同太君尹千億醮於德興之龍陽觀，濟渡孤魂。前數日稍寒，及設醮，二夜三日有如春。醮畢，元帥賈昌至自行在，傳旨：神仙自春及夏，道途匪易，所得食物、驛騎好否？到宣德等處，有司在意館穀否？招諭在下人戶得來否？朕常念神仙，神仙無忘朕。十二月既望，醮於蔚州三館，師于龍陽住冬。旦夕常往，龍岡閑步，下視德興，以兵革之後，邨落蕭條，作詩以寫其意云：昔年林木參天合，今日邨坊徧地開。無限蒼生臨白刃，幾多華屋變青灰？又云：豪傑痛吟千萬首，古今能有幾多人？研窮物外閑中趣，得脫輪回泉下塵。甲申，趁二月朔，醮於縉山之秋陽觀。觀在大翻山之陽，山水明秀，松蘿煙月，道家之地也。以詩題其概云：秋陽觀後碧巖深，萬頃煙霞插翠岑。一徑桃花出水急，彎環流水洞天心。又云：群山一帶碧嵯峨，上有群仙日夜過。洞府深沈人不到，時聞巖壁洞仙歌。燕京行省金紫石抹公、宣差便宜劉公以下諸官，遣使懇請師住大天長觀。許之，既而以驛召，乃度居庸而南，燕京道友來迎于南口神遊觀。明旦，四遠父老士女以香花導師入京，瞻禮者塞路。初，師之西行也，衆請還期。師曰：三載歸，三載歸。至是，果如其言。以上七日入天長觀，齋者日千人。望日，會衆請赴玉虛觀。是月二十五日，喝刺至自行宮，傳旨：神仙至漢地，以清淨道

化人，每日與朕誦經祝壽，甚好，教神仙好田地內愛住處住。道與阿里鮮：神仙壽高，善為護持，神仙無忘朕舊言。仲夏，行省金紫石抹公、便宜劉公再三持疏，請師住持大天長觀。是月二十有二日，赴其請，空中有數鶴前導，僊西北而去。自師寓玉虛，或就人家齋，常有三五鶴飛鳴其上。北方從來奉道者鮮，至是聖賢欲使人歸向，以此顯化耳。八會之衆，皆稽首拜跪，作道家禮，時俗一變。玉虛井水舊鹹苦，甲申、乙酉年，西來道衆甚多，水味變甘，亦善緣所致也。季夏望日，宣差相公札八傳旨：自神仙去，朕未嘗一日忘神仙，神仙無忘朕。朕所有之地愛願處即住，門人恒為誦經祝禱則嘉。自師之復來，諸方道侶雲集，邪說日寢，京人翕然歸慕，若戶曉家諭，家門四關，百倍往昔。乃建八會於天長，曰平等，曰長春，曰靈寶，曰長生，曰明真，曰平安，曰消災，曰萬蓮。師既歸天長，遠方道人繼來求法名者日益衆。嘗以四頌示之。其一云：世情無斷滅，法界有消磨，好惡縈心曲，漂淪奈爾何！其二云：有物先天貴，無名不自生。人心常隱伏，法界任縱橫。其三云：徇物雙眸眩，勞生四大窮。世間渾是假，心上不知空。其四云：昨日念無縱，今朝事亦同。不如齊放下，度日且空空。每齋畢，出遊故苑瓊華之上，從者六七人，宴坐松陰，或自賦詩，相次屬和。間因茶罷，令從者歌遊仙曲數闕，夕陽在山，澹然忘歸。由是，行省及宣差札八相公北宮園池並其近地數十頃為獻，且請為道院。師辭不受，請至於再，始受之。既而又為頒文榜以禁樵採者，遂安置道侶，日益修葺。後具表以聞，上可其奏。自爾佳時勝日，師未嘗不往來乎其間。寒食日作詩二首，其一云：十頃方池閑御園，森森松柏罩清煙。亭臺萬事都歸夢，花柳三春卻屬仙。島外更無清絕地，人間惟有廣寒天。深知造物安排定，乞與官民種禍田。其二云：清明時節杏花開，萬戶千門日往來。島外茫茫春水闊，松間獵獵暖風回。遊人共歎斜陽逼，達士猶緩短景

催。安得大丹冥換骨？化身飛上鬱羅臺。乙酉四月，宣撫王公巨川請師致齋於其第，公關右人，因話咸陽、終南竹木之盛，請師看庭竹。師曰：此竹殊秀，兵火而後，蓋不可多得也。我昔居於礪溪，茂林秀竹，真天下之奇觀，思之如夢。今老矣，歸期將至，當分我數十竿，植寶元之北軒，聊以遮眼。宣撫曰：天下兵革未息，民甚倒懸，主上方尊師崇道，賴師真道力保護生靈，何遽出此言邪？願垂大慈，以救世為念。師以杖叩地，笑而言曰：天命已定，由人乎哉？衆莫測其意。夏五月終，師登壽樂山顛，四顧園林，若張翠幄，行者休息其下，不知暑氣之甚也。因賦五言詩云：地土臨邊塞，城池壓古今。雖多壞宮闕，尚有好園林。綠樹攢攢密，清風陣陣深。日遊仙島上，高視八紘吟。一日，師自瓊島回，陳公秀玉來見，師出示七言律詩云：蒼山突兀倚天孤，翠柏陰森遶殿扶。萬頃煙霞常自有，一川風月等閒無。喬松挺拔來深澗，異石嵌空出太湖。儘是長生閑活計，修真薦福邁京都。九月初吉，宣撫王公以熒惑犯尾宿，主燕境災，將請師作醮，問所費幾何？師曰：一物失所，猶懷不忍，況闔境乎？比年以來，民苦徵役，公私交罄，我當以觀中常住物給之，但令京官齋戒以待行禮足矣，餘無所用也。於是，約作醮兩晝夜。師不憚其老，親禱于玄壇。醮竟之夕，宣撫喜而賀之曰：熒惑已退數舍，我輩無憂矣。師之德感，一何速哉！師曰：余有何德？祈禱之事，自古有之，但恐不誠耳。古人曰：至誠動天，此之謂也。重九日，遠方道衆咸集，或以菊為獻。師作詞一闕，寓聲恨歡遲云。一種靈苗體性殊，待秋風、冷透根株。散花開百億，黃金嫩、照天地清虛。九日持來滿座隅，坐中觀眼界如如。類長生久視，無凋謝、稱作伴閒居。繼而有奉道者，持繭紙大軸，來求親筆，以鳳樓梧詞書之云：得好休來休便是，贏取逍遙，免把身心使。多少聰明英烈士，忙忙虛負平生志。造物推移無定止，昨日歡歌，今日愁煩至。今日不知

明日事，區區著甚勞神思。一日，或有質事非于前者，師但漠然不應，以道義釋之，復示之以頌曰：拂拂拂，拂盡心頭無一物。無物心頭是好人，好人便是神仙佛。其人聞之，自媿而退。丙戌正月，盤山請師黃籙醮三晝夜。是日，天氣晴霽，人心悅懌，寒谷生春。將事之夕，以詩示衆云：詰曲亂山深，山高快客心。群峰爭挺拔，巨壑太蕭森。似有飛仙過，殊無宿鳥行。黃冠三日醮，素服萬家臨。五月，京師大旱，農不下種，人以爲憂。有司移市立壇懇禱，前後數旬無應。行省差官齋疏，請師爲祈雨醮三日兩夜。當設醮請聖之夕，雲氣四合，斯須雨降。自夜半及食時未止，行省委官奉香火來謝曰：京師久旱，四野欲然，五穀未種，民不聊生。賴我師道力，感通上真，以降甘澍。百姓僉曰：神仙雨也。師答曰：相公至誠所感，上聖垂慈，以活生靈，吾何與焉？使者出，復遣使來告曰：雨則既降，奈久旱未沾足何！更得滂陀大作，此旱可解，願我師慈悲。師曰：無慮，人以至誠感上真，上真必以誠報人，大雨必至。齋未竟，雨勢海立，是歲有秋，名公碩儒皆以詩來賀。一日，有吳大卿德明者，以四絕句來上，師復次韻答之。其一云：燕國蟾宮即此州，超凡入聖洞賓儔。一時鶴駕歸蓬島，萬劫仙香出土丘。其二云：我本深山獨自居，誰能天下衆人譽？軒轅道士來相訪，不解言談世俗書。其三云：莫把閒人作等閒，閒人無欲近仙班。不于此日開心地，更待何時到寶山？其四云：混沌開基得自然，靈明翻小大椿年。出生入死常無我，跨古騰今自在仙。又題支仲元畫得一、元保、元素三仙圖云：得道真仙世莫窮，三師何代顯靈蹤？直教御府相傳授，闕向人間類赤松。又奉道者求頌，以七言絕句示之云：朝昏忽忽急相催，暗換浮生兩鬢絲。造物戲人俱是夢，是非向日又何爲？師自受行省衆官疏以來，憫天長之聖位殿閣，常住堂宇，皆上頽下圯，至於窗戶墁砌，毀撤殆盡，乃命其徒，日益修葺，罅漏者補之，傾斜者正之。斷手於丙

戌，皆一新之。又創修寮舍四十餘間，不假外緣，皆常住自給也。凡遇夏月，令諸齋舍不張燈，至季秋稍親之，所以豫火備也。十月，下寶元，居方壺，每夕，召衆師德以次坐，高談清論，或通宵不寐。仲冬十有三日夜半，振衣而起，步於中庭。既還坐，以五言律師示衆云：萬象彌天闊，三更坐地勞。參橫西嶺下，斗轉北辰高。大勢無由遏，長空不可韜。循環誰主宰？億劫自堅牢。丁亥，自春及夏又旱，有司祈禱屢矣，少不獲應。京師奉道會衆，一日，謁師爲祈雨醮，既而消災等會，亦請作醮。師徐謂曰：吾力留意醮事，公等亦建此議，所謂好事不約而同也，公等兩家但當殷勤。遂約以五月一日爲祈雨醮，初三日爲賀雨醮，三日中有雨，過三日雖得，非醮家雨也。或曰：天意未易度，師對衆出是語，萬一失期，能無招小人之訾邪？師曰：非爾所知也。及醮，竟日雨乃作。翌日，盈尺，越三日，四天廓清，以終謝雨醮事，果如其言。時暑氣煩燠，元帥張資允者請師遊西山，再四過觀，師赴之。翼日齋罷，雨後遊東山庵，師與客坐于林間，日夕將還，以絕句示衆云：西山爽氣清，過雨白雲輕。有客林中坐，無心道自成。既還元帥第，樓居數日，來聽道話者竟夕不寐。又應大谷庵請，次日，清夢庵請。其夕，大雨自北來，雷電怒合，東西震耀。師曰：此道之用也，得道之人，威光烜赫，無乎不在，雷電莫能匹也。夜深客散，師偃息草堂，須臾，風雨駭至，怒霆一震，窗戶幾裂，少焉收聲，人皆異之。或曰：霹靂當洊至，何一舉而息邪？有應者曰：無乃至人在茲，雷師爲之霽威乎？既還，五月二十有五日，道人王志明至自秦州，傳旨改北宮仙島爲萬安宮，長春觀爲長春宮，詔天下出家善人皆隸焉，且賜以金虎牌，道家事一仰神仙處置。小暑後，大雨屢至，暑氣欲熾，以七言詩示衆云：溽暑熏天萬里遙，洪波拍海大川潮。嘉禾已見三秋熟，旱魃仍聞五月消。百姓共忻生有望，三軍不待令方調。實由道化行無外，暗賜豐年助聖

朝。自瓊島爲道院，樵薪捕魚者絕迹數年，園池中禽魚蕃育，歲時遊人往來不絕。齋餘，師乘馬日凡一往。六月二十有一日，因疾不出，落于宮之東溪。二十有三日，人報已午間，雷聲大作，太液池之南岸崩裂，水入東湖，聲聞數十里，龜鼉魚鼈盡去，池遂枯涸，北口山亦摧。師聞之，初無言，良久笑曰：山摧池枯，吾將與之俱乎？七月四日，師謂門人曰：昔丹陽嘗授記于余云：吾歿之後，教門當大興，四方往往化爲道鄉。公正當其時也，道院皆賜敕名額，又當住持大宮觀，仍有使者佩符乘傳，勾當教門事，此時乃公功成名遂、歸休之時也。丹陽之言，一一皆驗，若合契符。況教門中勾當人內外悉具，吾歸無遺恨矣。師既示疾於寶元，一日，數如匱中，門弟子止之，師曰：吾不欲勞人，汝等猶有分別在，且匱寢奚異哉？七月七日，門人復請曰：每日齋會，善人甚衆，願垂大慈還堂上，以慰瞻禮。師曰：我九日上堂去也。是日午後留頌云：死生朝昏事一般，幻泡出沒水長閑。微光見處跳烏兔，立量開時納海山。揮斥八紘如咫尺，吹噓萬有似機關。狂辭落筆成塵垢，寄在時人妄聽間。遂登葆光堂歸真焉，異香滿室。門人撚香拜別，衆欲哭臨，侍者張志素、武志據等遽止衆曰：真人適有遺語，令門人宋道安提舉教門事，尹志平副之，張志松又其次，王志明依舊勾當，宋德方、李志常等同議教門事，遂復舉似遺世頌畢，提舉宋道安等再拜而受。黎明，具麻服行喪禮，奔走赴喪者萬計。宣差劉仲祿聞之，愕然歎曰：真人朝見以來，君臣道合，離闕之後，上意眷慕，未嘗少忘。今師既昇去，速當奏聞。首七之後，四方道俗遠來赴喪，哀慟如喪考妣。於是，求訓法名者日益多。一日，提舉宋公謂志常曰：今月上七日，公暨我同受師旨，法名等事，爾其代書，止用吾手字印。此事已行，姑沿襲之。繼而清和大師尹公至自德興，行祀事。既終七，提舉宋公謂清和曰：吾老矣，不能維持教門，君可代吾領之也。讓至於再，清和受

其託，遠邇奉道，會中善衆，不減往者。戊子春三月朔，清和建議爲師構堂於白雲觀，或曰：工力浩大，糧儲鮮少，恐難成功。清和曰：凡事要人前思，夫衆可與樂成，不可與慮始，但事不私己，教門竭力，何爲而不辦？況先師遺德在人，四方孰不瞻仰？可不勞行化，自有人贊助此緣，公等勿疑。或不然，常住之物，費用淨盡，各操一瓢，乃所願也。宣差便宜劉公聞而喜之，力贊其事。遂舉鞠志圓等董其役，自四月上丁，除地建址，歷戊、己、庚，俄有平陽、太原、堅、代、蔚、應等群道人二百餘，齋糧助力，肯構是堂。四旬告成，其間同結茲緣者，不能備記。議者以爲締構之勤，雖由人力，亦聖賢陰有以扶持也。期以七月九日大葬先師，六月間，霖雨不止，皆慮有妨葬事。既七月初吉，遽報晴霽，人心翕然和悅。前一日將事之初，乃炷香設席，以嚴其祀。及啓柩，師容色儼然如生。遠近王官、士庶、僧尼善衆觀者，凡三日、日萬人，皆以手加額，歎其神異焉。繼而喧播四方，傾心歸向，來奉香火者，不可勝計。本宮建奉安道場三晝夜，豫告齋旬日。八日辰時，{元}[玄]鶴自西南來，尋有白鶴繼至，人皆仰而異之。九日子時後，設靈寶清醮三百六十分位。醮禮終，藏仙蛻于堂，異香芬馥，移時不散。臨午致齋，黃冠羽服與奏者數千人，奉道之衆，又復萬餘。既寧神，翼日，大雨復降，人皆歎曰：天道人事，上下和應，了此一大事，非我師道德純備，通于天地，達於神明，疇克如是乎？諒非人力所能致也。權省宣撫王公巨川，咸陽巨族也，素慕{元}[玄]風，近歲又與父師相會于燕，雅懷昭映，道同氣合，尊仰之誠，更甚疇昔。故會茲葬事，自爲主盟。京城內外，屯以甲兵，備其不虞。罷散之日，略無驚擾。於是，親榜其堂曰處順，其觀曰白雲焉。師爲文，未始起稿，臨紙肆筆而成。後復有求者，或輒自增損，故兩存之。嘗夜話，語門弟子曰：古之得道人，見於書傳者，略而不傳，失其傳者，可勝言

哉！余屢對汝衆舉近世得道之士，皆耳目所觀接者，其行事甚詳，其談道甚明。暇日當集全真大傳，以貽後人。師既沒，雖嘗口傳其概，而後之學者，尚未見其成書，惜哉！侍行門人：虛靜先生趙道堅，沖虛大師宋道安，清和大師尹志平，虛寂大師孫志堅，清貞真人夏志誠，清虛大師宋德方，葆光大師王志明，沖虛大師于志可，崇道大師張志素，通真大師鞠志圓，通{元}[玄]大師李志常，頤真大師鄭志修，{元}[玄]真大師張志遠，悟真大師孟志穩，清真大師綦志清，保真大師何志清，通{元}[玄]大師楊志靜，沖和大師潘德沖。特旨蒙古四人從師護持：蒙古打，喝刺八海，宣差阿里鮮，宣差便宜使劉仲祿。

詔書

成吉思皇帝敕真人丘師：省所奏應詔而來者，備悉。惟師：道踰三子，德重多端。命臣奉厥元纁，馳傳訪諸滄海。時與願適，天不人遠。兩朝屢詔而不行，單使一邀而肯起。謂朕天啓，所以身歸。不辭暴露於風霜，自願跋涉于沙磧。書章來上，喜慰何言？軍國之事，非朕所期；道德之心，誠云可尚。朕以彼酋不遜，我伐用張。軍旅臨試，邊陲底定。來從去背，實力率之故然；久逸暫勞，冀心服而後已。是用載揚威德，略駐車徒。重念雲軒既發于蓬萊，鶴馭可遊於天竺。達磨東邁，元印法以傳心；老氏西行，或化胡而成道。顧川途之雖闊，瞻几杖以非遙。爰答來章，可明朕意。秋暑，師比平安好，指不多及。

聖旨四首

其一

(長春真人西遊記附錄，叢書集成初編本)
成吉思皇帝聖旨道與諸處官員每：丘神仙應有底修行底院舍等，係逐日念誦經文告天底人每，與皇帝祝壽萬萬歲者，所據大小差發賦稅都休教著者。據丘神仙底應係出家門人等隨處院舍，都教免了差發賦稅者，其外詐推出家，影占差發底人每，告到官司，治罪斷案。主者奉到如此，不得違錯，須至給照用者。右付神仙門下收執。

其二

(長春真人西遊記附錄，叢書集成初編本)
照使所據：神仙應係出家門人，精嚴住持院子底人等，並免差發稅賦。准此。癸未羊兒年三月日。

其三

(長春真人西遊記附錄，叢書集成初編本)
宣差阿里鮮面奉成吉思皇帝聖旨：丘神仙奏知來底公事，是也煞好。我前時已有聖旨文字與你來，教你天下應有底出家善人都管著者，好的歹的，丘神仙你就便理[會]。合你識者，奉到如此。癸未年九月二十四日。

其四

(長春真人西遊記附錄，叢書集成初編本)
宣差都元帥賈昌傳奉成吉思皇帝聖旨：丘神仙，你春月行程別來至夏日，路上炎熱艱難來，沿路好底鋪馬得騎來麼？路裏飲食廣多不少來麼？你到宣德州等處，官員好觀你來麼？下頭百姓得來麼？我這裏常思量著神仙你，我不曾忘了你，你休忘了我者。癸未年十一月十五日。

請疏三首

其一(長春真人西遊記附錄，叢書集成初編本)

燕京行尚書省石抹公，謹請真人長春公住持天長觀者：竊以必有至人，而後可以啓箇中機；必有仙闕，而後可以待方外士。天長觀者：人間紫府，天上福田。若非真神仙人，誰稱此道場地？仰惟長春上人：識超群品，道悟長生。舌根有花木香，胸襟無塵土氣。實人天之眼目，乃世俗之津梁。向也乘青牛而西邁，不憚朝天；今焉奉紫詔而南回，正當傳道。幸無多讓，早賜光臨。謹疏。癸未年八月日。

其二（長春真人西遊記附錄，叢書集成初編本）

宣撫使、御史大夫王，敦請真人師父住持燕京十方大天長觀者：竊以應變神龍，非蹄涔所能止；無心野鶴，亦何天不可飛？故蒙莊出遊，漆園增價；陳搏歸隱，雲臺生光。不到若輩人，難了如此事。伏惟真人師父：氣清而粹，道大而高。已書絳闕之名，暫被玉壺之謫。以千載爲旦暮，以八極爲門庭。振柱史之宗風，提全真之法印。昔也三朝之教主，今茲萬乘之國師。幾年應詔北行，本擬措安於海內；一旦回轅南邁，可能獨善於山東？維太極之故宮，實大燕之宏構。國家元辰之所在，遠近取則之所先。必欲立接人之

基，如宅首善之地。敢輒伸于管見，冀少駐於霓旌。萬里雲披，式副天人之望；四方風動，舉聞道德之香。謹疏。癸未年八月日。

其三（長春真人西遊記附錄，叢書集成初編本）

燕京行尚書省石抹公，謹請丘神仙久住天長觀者：竊以時止時行，雖聖人不礙滯於物，而君子有恒久之心。於此兩端，存乎大致。長春真人：重陽高第，四海重名。爲帝者之尊師，亦天下之教父。昔年應聘，還自萬里尋思干；今日接人，久住十方天長觀。上以祝皇王之聖壽，下以薦生靈之福田。頃因譏察於細人，非敢動搖於仙杖。不圖大老，遂有遐心。況京師者，諸夏之本根，而遠近取此乎法則。如謂舍此而就彼，是謂下喬而入幽。輒敢堅留，幸不易動。休休莫莫，無爲深山窮穀之行；永永長長，而作太極瓊華之主。謹疏。丙戌年八月。